

第一次

年内出版发行。

当代作家、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在给张俊秋老师的回信中谈到《校园文学宽带网》一书和“文竹苑”时，毫不掩饰他对这些文学少年的赞赏之情：“在你熏陶下的这些高足，个个都展现出这么早熟的才情，实在令人对南宁，甚至广西的地灵人杰印象深刻……‘文竹苑’的导师手植如许幼篁，未来清阴，何让七贤。”

“文竹苑”将是高扬在中华校园上空的一面绿色的旗帜！



诉我，它要当一个烛台呢。突然心喜。未几，烛台已成形，刚要庆贺，不料，一番加工，不小心又被我磨去了棱角与锐气，沧桑成了小型瓦罐。心中不甘，手上加了些力。可这回再次始料不及，瓦罐成了圆盘……

那团红泥，拿在手里，是活的。它反悔一般，就是不肯将自己束缚于同一个角色——到底是有灵性的。毕竟，它曾吸纳了那么多的花瓣与落叶——它们的魂魄。累了，无意间抬眼一望，顿觉满室黄昏般的灯光和泥土中，自己泰然端坐，而手里拿捏着的，却是——花花草草、尘尘土土、芸芸众生，宛若巫师。闭了眼，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手指间流了过去，那是泥土如丝般的质地和暗香，还有，时光，真真切切的——生命的经纬，织成了网。

这是一个能让人真正静下来的地方，静得能听到窗边的风声，静得人和泥巴融成了一体，静得我不想说任何话。静到一定时候，人就会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思索一些似乎很不相干的事情——可能是那只曾经从芙蓉树下一闪而过的小白猫，妈妈做饭时飘进暮霭里的菜香，一幅油画里小姑娘的红裙，甚至，是很多年前在阳光下瞥见的寺庙里的一炷香……遥远处，依稀总有风铃细细碎碎地在私语。听不真切，却传来一种似曾相识的信息。很爱听，但想再听时，却又寻它不着了，只教人手握着一股实的泥土却疑在梦中。

有这样一句话：“用智慧的泥土，和着人格的水，铸一尊高贵的灵魂。”那一刻，想起了它，于是更加用心去做陶艺。一心想在坚持与耐心中铸炼自己的那尊灵魂。还有一句诗：“也堪斩马谈方略，还是做陶看野花。”——噫，如果可能，真愿就这么一辈子安下心来认真快乐地把这份手艺做下去。细细地做，慢慢地做，细水长流、海枯石烂、地老天荒。最好再抬头时，窗外是一泓微泛涟漪的碧水，身边的小猫困得闭起了眼。而水面上，阳光下，三四朵莲花正在揽湖自照，慵懒盛开……

又想了——做陶也是做人。看得淡的，心是空的，则自达妙境。而心浮气躁的，却永远只能望着那泥和水，从自己的指间流过去、流过去……排山倒海地，白驹过隙地，永不回头地，覆水难收。

终于收好了——手中的瓶子收口完毕，也收进了那个午后我的心，我的秘密。

这不说一句话的精灵，一定还知道那些只有土地老公公才知道的故事……

曾经，在那样一个寂寂的午后，风儿偷偷地跑过树梢，而我如守财奴般，笑吟吟地抱着一堆烂泥巴快乐地做着神仙。孤单的，却美丽。就当跌进了桃花源吧——比武陵人幸运的是，这个桃花源可以自由进出，不怕再寻无处。

（钟潇玮，女，九九届学生，南宁二中文竹苑成员，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）

雨夜花

■贺春颖

这首歌，终于在一个初夏的下午重新在耳边响起。

中国式的笛音清越穿过千年泛黄的丝帛，融化一片梦境。谁的声音轻轻在风中诉说：昨夜梦里有个地方，红叶森林的牧场。隐约听见有人唱着一首歌，早已忘了那首歌叫什么名字。只知道云很静，风很凉，花很香。

钢琴的幻境缱绻而来。山风，溪水，狗狗，炊烟……微风在红成一腔哀怨的枫叶上弹出古筝的清韵。碧蓝的天穹微微漾在林间悠远的清香里，红叶森林里暗色的青苔铺开朦胧的幻境。浮动的暗香和微凉的色泽被音乐凝结成永恒的刹那。洒着青

苔的石桥上，一袭白纱的女子清风盈袖翘立于水湄。她有明亮的褐色眼睛，初夏微微惆怅的光线里，泉的恬静软软溶进噪音。

那一声声的清韵，漫过梦穿越许多年后的夏季，凝固在记忆的最深处，成为我对静地的最初幻想。

如果可以，我只要一个有风的下午，和森林里满目凝碧的阅读。

曲终的沉默，常让人回到原有的现实中。还是这样一座南方城市，白云很淡，阳光黯淡。那些房子在夏日里沉默，墙面黯旧的杏黄色，留下漫长的时光痕迹。道旁一列树沉浸于亚热带季风里一丝遥远故林的气息。公车的喧嚣、邻人的笑闹在耳边萦绕。也许就是再过五年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森林太遥远，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像，注定不能无牵无挂步行到那里。

人类自从安居的那一刻起，血液里就混进城市的烟火气息和平庸的安定感。这世界也许有人会选漂泊，苍白或麦色的肌肤，长发或短发，甘心做森林里的一株植物，源源不断地从叶脉里吸入含着水意的山林气息。当城市不符合他们纯净的理想，山林就成为了自由的最后逃避。而大多数人，他们更喜欢留在原地，为了享有金属质感的蓝天和工业罪恶的空气。他们从未相信静地能濯洗灵魂，学不会自然完整的语言。

不知道余纯纯魂断罗布泊，他的灵魂会不会找到荒地的那一份飘泊的快乐。至少在出发前刊登的一则照片里，他的脸上洋溢着逃离城市文明后所能表达的所有幸福。然后他死了，荒野给了他融入自然的完美方式。

然而今天，只能自己一个人在音乐里写些没有意义的怀念。怀念遥远的绿色、永远无法靠近的森林和小溪尽头一缕淡青的暮烟。然后在镜前找到自己被城市气息浸得安然的脸，没有表情，眉梢一抹现实的安逸感，深深浅浅。

梦缕如空，森林无踪。

(贺春颖，女，南宁二中文竹苑成员，2003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)

中国女孩和金钱豹

■张俊秋

泰国人似乎特别爱给外国游客拍照。从香港飞到曼谷，泰国的导游小姐刚把我们带出候机大厅，穿过扑面的热浪，来到空调旅游大巴前，摄影师就举着相机在车门前恭候了。一位亮丽的“水晶晶”（泰语“姑娘”之意）斜披着大红缎带迎上前来，给每位旅客献上一挂浅紫色的兰花，合掌鞠躬祝福，然后逐个合影留念，将我们佩带着泰国国花的仪容和她热情的笑靥，随闪光灯的明明灭灭，定格在曼谷令人微醺的夜色中。

第二天游览佛寺之前，摄影师给旅游团拍了集体照。背景一望的天蓝云白，寺庙和高耸的圆锥形尖塔在烈日的映照下，更显得金碧辉煌。

游珊瑚岛那天，早上在海边上船时，又有摄影师来拍照，把各人瞬间的神态和珊瑚岛一色的水天叠印在一起。

数小时后，泰国人终于让我们这些“老外”明白了他们“嗜照”的缘由。中午我们返回海岸时，摄影师把早已晒好的照片分发到各人手中。照片放大约8吋，都已过塑，每张收100泰铢（约合人民币27元），但并不强制你要，不想要的一个泰铢也不用付。我团35人，约有20多人买下了照片。粗略一算，即使除去本钱，泰国人这一照，也净赚了500余元。联想国内的某些恶性宰客方式，好像这“蛮夷小国”的经

